

國命級產論列斯 家与革階無斯

譯秀 林 著基斯辛維

社版由代目寺



列斯論無產階級革命與國家

著基斯辛維
譯秀林



時代出反片土系

А. Вышинский

Учение Ленина-Сталина о пролетар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

Перевод Лин Сю

Шанхай 1950



1950年4月初版
(5000册)

列斯論無產階級革命與國家

著基斯辛維
譯秀林



時代出反片土系

A. Вышинский

Учение Ленина-Сталина о пролетар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

Перевод Лин Сю

Шанхай 1950



1950年4月初版
(5000册)

一 偉大十月革命的前夜

「帝國主義世界大戰所產生的第一次革命爆發了。這第一次革命，大概不致於是最後的一次。」（列寧、斯大林一九一七年文選，一九三七年版）。

這兩句話是列寧以自己的天才眼光透視未來，在其有名的遠地來信中對俄國的一九一七年二月—三月革命所說的。二月—三月革命的準備與引起是一系列列寧稱之為具有世界性歷史意義的條件結合起來的結果。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三月革命之前，俄國無產階級已作了三年——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偉大的階級搏鬥和革命努力。列寧重視這一點，他指出這一真正的第一次革命——偉大的一九〇五年革命雖為古奇柯夫、米柳柯夫之流斥為「大叛亂」，但在十二年之後引起了一九一七年的大革命，而對於這次大革命，立憲民主黨和十月黨的老爺們也滿口歌頌着，因為他們從沙皇專制政府被推翻、政權由他們掌握中，看到了他們努力的成功和他們政治陰謀的實現。

在遠地來信中，列寧天才地指出，資產階級奪取政權的二月—三月革命，是不能停頓，是不能止於這樣的結果的。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用列寧的準確的話來說，是一個萬能的導演、世界歷史前進的有力推動者，因此必然會非常加速、並如列寧所寫的『空前加劇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必然會變成國內各敵對階級間的內戰的』。

那時，在展開着二月—三月革命戲劇事變的歷史舞台上活動的，有三種基本政治力量。第一種力量是沙皇君主政權，這是農奴主地主的頭子，舊官僚舊軍閥的首領；第二種力量是資產階級和地主的十月黨——立憲民主黨的俄羅斯以及跟在後面跑的小資產階級；第三種力量是工人士兵代表蘇維埃，『它在全體無產階級和一切貧苦羣衆中間找尋自己的同盟者』。

二月—三月革命所以能夠這樣快的勝利，是因為當時存在着，像列寧所說的，『非常特殊的歷史局面』：完全不同的潮流、完全不同類的階級利益、完全對立的政治和社會傾向匯合在一起，而且是非常『融洽地』匯合在一起的緣故。

關於這一點，列寧曾準確地具體地寫道：『這正是英法帝國主義者的陰謀，他們推動米柳柯夫和古奇柯夫之流奪取政權，目的是繼續帝國主義戰爭，目的是更激烈、更頑強地

進行戰爭，目的是驅使幾百萬俄國的工農羣衆充當砲灰，使古奇柯夫之流獲得君士坦丁堡……法國資本家獲得敘利亞……英國資本家獲得美索不達米亞等等。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則是無產階級和人民羣衆（城市和鄉村中的一切貧苦居民）爭取麵包、爭取和平、爭取真正自由的深入的革命性質的運動。

『革命的工人和兵士連根推翻了萬惡的沙皇君主政權，他們並不因為只想另換一個君主的比尤凱年、古奇柯夫、米柳柯夫之流的鬥爭在一定的、短促的、緊急的歷史關頭幫助了他們而高興起來，也沒有因此而困惑。

『實際情形是這樣，而且只是這樣。』（列寧·遠地來信第一信）。

在一月—三月革命後繼沙皇專制政權而統治的政府是資本主義地主和資本家的代表所組成，但實際上，這個階級遠在一九一七年之前就統治俄國了。這個政府是協約國英法為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可以儘量利用俄國——當然爲了自己的利益，而推上台的。這就是列寧恰如其份地把古奇柯夫和米柳柯夫的政府稱爲『英法億萬公司』的小夥計的緣故。

但在資產階級政府之外，同時並存着另一個政權——工人士兵代表蘇維埃。蘇維埃是革命一爆發就出現的，而勝利的革命正是以它們——工人士兵代表蘇維埃作支持。因此，

二月—三月革命開始時成立的政權，不是一個，而是二個——形成了二重政權。

列寧着重指出，二月—三月革命的特點就在於兩重政權，在於『臨時政府——資產階級政府之外，同時還形成了另一個剛剛萌芽的、嫩弱的、但無疑確實存在而且壯大着的政府——工人士兵代表蘇維埃』（列寧全集二十卷九十四頁）。「這兩重政權的階級根源和階級意義，就在於俄國革命：是直接進行到了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同上，一三一一一四頁）。一九一七年俄國在君主政權被推翻後立刻出現了兩個政府的事實，『甚至是古奇柯夫和米柳柯夫的最忠實的朋友和庇護者，英法掠奪資本的最忠實的看門狗也承認的……甚至是他們，雖然瘋狂地咒罵工人代表蘇維埃，但也不得不承認俄國是有著兩個政府的。』（同上，四十九頁）。

列寧說明臨時政府的性質，指出這是戰爭的政府、繼續帝國主義屠殺的政府、掠奪的政府，它的手腳是被英法資本縛了起來的，而對於這個擁資億萬名、字叫做『英國和法國』的世界『公司』，俄國資本祇是它的一個分公司而已。

這個政府的任務是把戰爭打到勝利為止，像從前一樣對俄國的工農繼續舉行血祭。但是工人和農民不要戰爭，他們要的是和平、麵包、自由。這是古奇柯夫和米柳柯夫的政府

所不能給予的：這個政府不能給人民和平，因為它本身是戰爭的政府；它不會給麵包，因為它是資產階級的政府；它更不會給自由，因為它是害怕人民的地主和資本家的政府。這一切，無產階級祇有和勞動農民結成聯盟用武力去取得。

列寧從遠地寄來的第一封信是用這一指示結束的：『把無產階級武裝起來，鞏固、擴大、發展工人代表蘇維埃的作用、意義和力量，這是自由、澈底消滅沙皇專制政權的唯一保證。』

他要求幫助工人武裝起來，至少不得阻礙他們。這樣，列寧寫道：『俄國將是不可能被戰勝的，君主制度將不能恢復，共和國也有保障了。』列寧在這封信內指出了當時的特點——這是革命的第一階段進入第二階段的過渡關頭，這時的口號應該是：『工人們，再接再厲表現無產階級和全民組織的奇蹟，準備自己在革命第二階段中的勝利。』（遠地來信第一信）。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日列寧在眞理報發表論無產階級在當前革命中的任務一文，提出了有名的十大提綱，指出必須過渡到革命的第二階段，『這一階段應該使無產階級和最貧窮的農民階層掌握政權』。在這些提綱中，列寧主張，必須向羣衆解釋工人代表蘇維埃是

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布爾什維克因在蘇維埃中居少數，在當前的條件下必須進行批評和揭發錯誤的工作，『同時宣傳國家的全部權力必須移交給工人代表蘇維埃，使羣衆從經驗中改正自己的錯誤，即不再信任假冒的社會主義者，不再信任孟什維克，立憲民主黨和社會革命黨的政府，拋棄和資產階級妥協的政策，拒絕支持資本家——這些「和平、社會主義的死敵」的政府』。

提綱說明問題的中心不是以『實行社會主義』作為直接的任務，而祇是怎樣由工人代表蘇維埃監督生產品的社會生產和分配。但提綱已經整個地提出了必須在全國為組織自下而上的工人、僱農、農民代表蘇維埃共和國而鬥爭的問題，強調從蘇維埃回到議會制共和國是倒退。提綱要求廢除警察、官吏，以普遍的人民武裝代替常備軍；一切官吏都需經過選舉，並可隨時撤換，俾給不得超過熟練工人的平均工資；沒收地主的一切土地，全國土地收歸國有，由當地代表蘇維埃處理；成立單獨的貧農代表蘇維埃，用公費在每個大田莊（面積自一百俄畝至三百俄畝，視當地機關的意見、視地方情形和其他條件而定）創辦模範農場，由雇農代表蘇維埃監督；國內一切銀行合併為統一的國家銀行，由工人代表蘇維埃負責監督。

這就是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標幟新世紀——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時代開端的偉大十月革命勝利前半年所寫下的話。



偉大的十月革命解決了政權問題——列寧所說的任何革命的根本問題。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寧寫文章說工農的政權就是革命專政，即直接靠革命奪取、靠人民大眾在下面直接發動、而不是靠中央政府頒佈的法令的政權。

列寧寫道：「這種政權是和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同一型式的政權。」（列寧全集二十一卷九十四頁）。

但蘇維埃在革命初期還『只是』剛剛萌芽的政權。列寧寫道，這一政權還須繼續滋長，走完自己的內在發展道路，取得無產階級自覺和組織性的堅實土壤，清除當着蘇維埃代表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

列寧無情地揭破坐在蘇維埃中而爲臨時政府服務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叛賣政策。這個政府爲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惜使用任何手段。但是這個政府也懂得，沒有人民大衆的支持，這些目的就不可能達到。而它就却缺少着這種支持。因此，當時握着工兵

農代表蘇維埃領導權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對於臨時政府簡直是一件至寶。臨時政府通過他們企圖使『蘇維埃拉攏並控制』。在這方面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克倫斯基、彼歇霍諾夫、契爾諾夫、采烈杰里、斯柯別列夫之流所謂社會主義者部長們扮着何種腳色，可以從他們在劣跡昭著的『聯絡委員會』的活動中看出來。設立這個委員會的全部目的，就是要用這種『聯絡』的方法來制服蘇維埃和當時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影響着的一些工、農、知識份子，使臨時政府的計劃可以順利實現。

臨時政府認爲是自己的主要任務的，是什麼呢？

關於這一點，列寧寫道：

『政府只關心一件事：就是祕密地使沙皇和英法資本家簽訂的掠奪的國際條約恢復起來，暗中儘可能謹慎地和不被人察覺地阻撓革命，答允一切，然而一些也不履行。』（列寧全集二十一卷七十一——七十二頁）。

那麼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作了些什麼呢？

列寧寫道：

『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在「聯絡委員會」中作着傻子，被用花言巧語、諾言、

「早點」款待着。像有名的寓言中的那只烏鵲一樣，他們上了奉承的當，滿意地傾聽着資本家所給的、所謂一定尊重蘇維埃、不得它們同意決不單獨行動的保證。」（同前）。

結果怎樣？

『實際上，日子一天天過去，資本家的政府一些也沒有爲革命做什麼。在這一時期內，它爲了反對革命倒恢復了——更恰切地說，追認了祕密的掠奪條約，並和英法帝國主義的外交代表作補充的祕密談判來「復蘇」這些條約。在這一時期內，它爲了反對革命奠定了軍隊中將校的反革命組織的基礎（至少使他們接近了）。此外，它反對革命，緊張地開始把工業家、工廠工場老闆組織起來——這些資本家在工人的壓力下不得不繼續讓步，但同時對生產實行怠工，準備在適當時機到來時就停止工作』。（同上，七十二頁）。列寧寫道：『革命以平常和平時期所不能有的迅速性和徹底性教育了一切階級。』（同前）。

革命給人民以最富有的內容的寶貴教訓。

工人階級、農民、知識份子的先進階層逐漸看清臨時政府政策的本質，以及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支持這個政府的真相，吸取了二月—三月革命以及後來整個發展過程的這些教訓。他們眼看反革命在『社會主義者』部長們的合作和積極支持下長大起來，準

備進攻革命的工農。同時資產階級的反革命集團在協約國資本的壓力下準備在前線發動攻勢，要求『打到最後勝利』，戰到最後一兵一卒。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領袖在羣衆中的影響是越來越低落了。一九一七年六月十八日的示威遊行就是證明，這次示威，用列寧的話說，『表明革命無產階級的口號、布爾什維克的口號已在彼得堡的羣衆中獲得了異常感人的成功』（列寧全集二十一卷七十五頁）。克倫斯基遵照俄國和英法資本家的意志，爲要抵消六月十八的政治意義，以宣佈前線進攻作爲對六月十八示威的答覆。

照列寧的形象化的說法，『六月十八』用鐵鏈把資本家的奴僕——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拴上了資產階級的勝利的馬車。

七月三——四日的示威是羣衆義憤的爆發，他們用這一方式答覆了柯爾尼洛夫的叛亂，答覆了克倫斯基恢復前線死刑，答覆了軍官和軍官學校學生逮捕革命工人和革命兵士的並解除他們武裝，答覆了摧殘封閉布爾什維克報紙。

這是戰爭集團真正猖獗的時候，車竭誠爲資本家主子服務的所謂『社會主義者』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領袖們也受到打擊。

列寧在七月底寫了革命的教訓一文，在這篇文章中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領袖對革命的

一個階段爲另一階段所代替的錯綜複雜的現象作了出色的分析，他指出這種代替典型地證實了馬克思主義所指出的小資產階級立場和小資產階級民主是不穩定的那一古老的真理，小資產階級總是跟大資產階級跑的，它是大資產階級的軟弱的附屬物、金融大王手中的馴順的工具。

列寧基於對俄國革命經驗的分析（這次革命證實了英法小資產階級當時所有過的經驗）而在一九一七年七月末得出的這個結論，是非常卓絕的。

『俄國革命的教訓表明：勞動羣衆要擺脫戰爭、飢荒、地主資本家奴役的鐵鎖，便只有和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完全斷絕關係，明白瞭解他們的叛賣作用，拒絕和資產階級作任何妥協，堅決站到革命工人方面來。祇有革命工人，祇有貧農支持着的革命工人才能擊破資本家的反抗，領導人民——無償獲得土地，達到完全的自由，戰勝飢荒，贏得戰爭，取得正義的持久的和平。』（列寧全集二十一卷七十七頁）。

列寧在偉大的十月革命前夜寫下了這些話，十月革命輝煌地證實了他對二月—三月革命發展上述階段中的事件的分析的正確性。



革命危機增長着。政局日益緊張，階級矛盾愈趨尖銳了。

四月二十一——二十一日的事件表明臨時政府的危機已經成熟了。在危機的教訓一文中

列寧指出：『資產階級高喊「內戰的魔影」表現出自己的恐懼，唯恐真正的羣衆——真正大多數人民取得政權……階級鬥爭的實質是什麼？資本家要戰爭拖長下去；無產階級以自己的覺悟的先鋒隊為代表，則要政權交給革命的階級掌握。』（列寧全集二十卷二二七頁）。

列寧揭穿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假面具，斥責他們縛住自己的手腳向資本家投降的無恥行徑。

在政論家的時評中列寧斥責孟什維克領袖之一蘇哈諾夫所代表的小資產階級的幻想，這種幻想的特點就是小市民式地輕信善良的願望，這種輕信特別明顯地表現在信任臨時政府會遵從蘇維埃裏的意志中，相信蘇維埃多數派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是不需要特別的努力就能把臨時政府的政策加以改變的。列寧指出，這次革命以前的一切革命，雖然大多數人民、大多數工農的意志都要求民主，但是極大多數的革命都以民主的失敗而結束。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也是如此。

列寧說：這次革命（一八四八年革命）和一九一七年的革命最為相似。他提起馬克思